

白双著

二秃的冤仇

东北书店 印行

三 秃 的 冤 仇

白 双 著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目次

一、連隊俱樂部裏	(一)
二、李扒皮的威風	(三)
三、張秧子獻計	(七)
四、圈套	(一二)
五、一不做二不休	(一六)
六、報除	(二二)
七、走道	(二七)
八、黑人的鬼生活	(三四)
九、斬草鋤根	(四〇)
十、三禿要報仇	(四七)

一 連隊俱樂部裏

連隊的俱樂部，設在一間簡單的大房子裏，正中間掛着毛主席的畫像，左右兩邊是朱總司令和林總司令的畫像。牆壁上用紙條貼成長方形的、正方形的方框。框裏寫着『點將台』，『問答欄』，『經濟欄』……還有一個大方框，裏面用大紅字寫着『戰士園地』，這是戰士自己出的報，貼着戰士寫的文章、小快板、詩歌、謎語，還有畫。雖然文章寫的不通順，字寫的不好，畫畫的不像，然而戰士很喜歡它，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園地。

『戰士園地』四個大紅字下面，寫着『訴苦專號』，四個較小的黑字，因為這一期的內容都是有關訴苦的事。有張大畫，畫着一個惡眉瞪眼的大胖子，背後一團團的糧食，有兩隻大老鼠在吃糧食。另一邊畫着一個骨瘦如柴的窮人，穿着破爛的衣服，愁着眉頭，還滴下兩大滴眼淚，手裏端着一個破碗。那胖子身上寫着『大地主』，那瘦子身上寫着『窮棒子』。那瘦子嘴裏吐出：『老爺，給點吃吧，我快餓死了。』那胖子嘴裏吐出：『沒有糧食，餓死活該！』

兩邊牆上，新貼上紅紅綠綠的標語，有幾條特別明顯，上面寫着：『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天下地主一樣壞！』『有冤伸冤，有苦訴苦！』『吐苦水，挖苦根，立功勞，報冤仇！』『堅決爲農民撐腰，幫助窮人翻身！』『建設保衛土地改革的軍隊！』

暗。

窗外下着牛毛般的細雨，老天好像在掉眼淚，今天的天氣顯的特別陰沉，屋裏的光綫也比往日暗。戰士們三三兩兩，在看着牆上貼着的各種專欄和標語，好多人在看那張大畫，他們一邊看一邊唸。有些戰士在唱着歌，有些戰士在打着玩，有的在爭論這兩天討論的問題，吵個不休。在這裏，每天上課以前，都是這個樣子，就是沒有今天這樣吵鬧。

『比比——』哨子聲響了，戰士們都向房子中央集中，值星排長喊着『集合——！』又喊着『立正——！』立刻屋裏像沒有一個人一樣的靜寂。喊完『報數』之後，值星排長向着一個擠匣子槍，年青的軍人敬個禮，又喊着『坐下！』立刻一百多個屁股，同時落在木條做的長凳子上。

這個年青的軍人，就是這個連隊的指導員，他走到桌子旁邊，兩隻眼光掃過全場，然後開口說：

『同志們，今天咱們開個訴苦大會。這兩天同志們學習土地改革，討論的很熱烈，這是很好的；就是在爭論當中，有些問題，同志們還沒有弄清楚；有的同志說：富人富是因為祖先給留下來的；有的說是他們的風水好；有的說是勤勞起家。有的同志說：窮人好吃懶做，所以才窮；有的說是命運不好……。同志們討論到稱『爺』的有沒有好人？有的說某某老爺辦道德會，某某老爺放糧食，都是好人，並且還舉了好多例子。

『同志們，我們今天就要解決這些糊塗思想，所以要開這個訴苦大會。今天由李文鳳同志先給大家報告，在這個報告裏面，同志們就知道：富人爲什麼會富？窮人爲什麼會窮？稱爺的有沒有好人？

請大家注意聽！……」

李文鳳在一陣掌聲中走到桌子邊，立刻兩百多隻眼睛，都注視着這個平時最不受說話的大個子身上。他穿着一身黃綠色的單軍裝，右肩上斜掛着一條黃色的子彈袋，腰裏繫條黃皮帶。他右手舉到帽緣上給大家敬個禮之後，鐵黑的臉顯出有點難爲情，兩眼望着桌子，心裏撲通撲通的急跳。靜默了一會，一肚子苦水和冤仇，激動他的勇氣，他終於頭一回在這樣多的同志面前開口了：

『同志們，今天我給大家報告受苦的經過，我不會說話，說的不好，請同志們別笑話。……』

二 李扒皮的威風

遼中縣有個插拉屯，插拉屯有個大地主，大地主姓李名萬春，屯裏人當面都稱他李二爺，背後却罵他李扒皮。

李扒皮在附近幾十里路沒有人不聞名的，倒不是因爲他當屯長聞名，也不是因爲他家有三百多天（垧）地聞名，而是李扒皮的威風聞名。李扒皮自己誇耀說：『我李萬春在房子裏打個噴嚏，好比打個響雷！我李萬春在屯裏躁一下足，全屯就得天搖地動！』李扒皮說是黑的，別人不敢說白，李扒皮說是香的，別人不敢說臭。富人見了李扒皮要賠笑臉連打鞠躬，窮人見了李扒皮要低着頭望自己的脚。

李扒皮小時就很威風，他常欺負同學打同學，還常常偷爺爺的錢而誣賴他小叔，弄得他小叔挨揍。長大了更是了不得，他媽死了，他爺爺給他爹說個後妻，這個大個子的後媽常常跟李扒皮過不去，吵鬧打仗。李扒皮就迫着他爹分家，給他三十垧地，搬到外面住。老兩口日子過的倒不壞。李扒皮知道他爹小份子（私積著的錢）多，怕叫後媽弄去，於是甜言蜜語給他爹說：『爹呵，咱萬盛堂（李家的堂號）的富貴誰不知道。爹也是上五十年紀的人，叫爹自己吃飯，孩兒實在過意不去；只要爹把這個後媽休了，再搬回咱家；爹再說個姑娘也成，孩兒也可盡點孝道。』老頭子開始不答應，後來給兒子花言巧語說迷了，果然給後妻十垧地把她休了，又搬回自己的院裏。

老頭子搬回家以後，就想再說個老伴。可是兒子變卦了，不許他再說。兒子還仗着他那二爺的威風，威脅屯裏人，屯裏人誰也不敢給他爹說媒。老頭子知道上當了，人老心不老；沒有別的法子，常常拿着錢，上他已休了的後妻家去，這時他後妻也已走道（改嫁）了，新丈夫是個賤頭貨，見人家老頭子的錢，也就閉一個眼睜一個眼讓他們舊雨新歡。

這一下可把李扒皮給氣壞了，家財外流，那還了得，於是見父親從外面回來就罵道：『帶手場子（隨娘出嫁的兒子）呵！又上你媽家回來了，真是老死不要臉！』老頭子自知理短，也就不喘氣。

李扒皮並不能阻止他爹帶錢去私會，於是想法子要他的老命。一天晚上，乘他爹上外面解手，用雙手勒他爹的頸子！他爹大聲喊，沒死成。李扒皮還不甘心，另一天晚上，他打了一斤酒，請他家打更的喝，這打更的最能喝酒，外號大酒包，這大酒包吃完酒，便和李扒皮兩人，用繩子把老頭子活活

勒死。

老頭子死了，老頭子的小份子都成李扒皮的了。可是這謀財害死親爹的故事，也弄得全屯都知道。屯裏人更加怕他，李扒皮的威風也更足了。

李扒皮這時才三十五六歲，身體已開始發胖，有點彎個腰，方臉老鼠眼，留着日本小鬍，下巴光光。像這樣中年豪富又威風，全縣說來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。

屯裏人對李扒皮的發家史，傳說不一。李扒皮的親戚朋友以至狗腿子，常講李扒皮的爺爺李二魯發家的故事：說是李二魯年輕時，帶他抗活的下地，抗活的刨地刨出一塊石頭，越刨越深，石頭也越大，叫李二魯看見了，便想法打發抗活的回家，李二魯自己刨，原來是兩個大石槽叩在一塊。李二魯用鎬頭把石槽敲破一角，見裏面滿是白銀，李二魯急忙又埋起來，到天黑才把白銀弄回家。說是李家有個不喂牲口的石槽，就是當年地裏裝銀子的石槽。

年輕人聽了這故事，免不了要羨慕人家，幻想着自己有這麼一天。知道底細的老年人聽了這故事，雖然也滿口稱是，心裏却想：李家的三百多天地，四十多匹牲口，五天地的大院套，幾個倉裏登登（滿滿）的糧食，那一點不是窮人的血汗和眼淚呵！

窮棒子們把李家大院叫做『湯鍋』（宰馬的地方），意思是說吃李家的勞金，有幾個不像馬一樣被剝了皮。李扒皮在農忙時候的短工，不只工錢少；而且要趕着星星下地，頂着月亮回家。一天打頭要換三個，打頭當然不累，抗活的可就要了命。李扒皮的名子就這樣被叫出來的。

李扒皮這十來年，用各種手段，窮人家的地就有五十多天。被他霸去土地的有十多家；被他害的

家破人亡的就有五、六家；死在他手裏的人命有五條。李扒皮雖然一對老鼠眼，看起來漂亮的姑娘媳婦可挺帶勁，屯裏有句土話：「有錢才幹操狗事。」李扒皮霸過老張家的媳婦，把男人送去當勞工，死在煤窖裏。李扒皮佔過徐家的姑娘，把她弄成大肚子又不人家。至於被李扒皮調戲的，姦污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屯裏人說：「誰的屋裏的（老婆）叫李扒皮看中了，誰就等着當王八吧！」

俗話說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」李扒皮做了這樣多缺德事，好多並不是他親自動手。他周圍有一羣警察狗腿子圍着他轉轉。屯長是他自己當，牌長是他的本家侄子，警察署長是他的好朋友。他還有兩個得力的狗腿：張爲俊和李玉田。

狗腿子們常常誇耀李扒皮的豪富，歌頌李扒皮的功德，窮棒子們却暗暗給李扒皮編一個歌謠，並且暗暗的唱：

活扒皮，閻羅王，

李家二爺真威風！

見姑娘，掉口水，

看見好地就眼紅。

囤糧食，喂臭蟲，

窮人冬天喝北風。

借一升，還一斗，

滾來滾去山也空！

得罪他，休想活，

抄家滅族挖祖宗！

隆冬一隆冬！

隆冬一隆冬！

三 張秧子獻計

李扒皮雖說是威風十足，倒不是百事如意，比如和李發換地的事，就不順手。這在李扒皮看來，比操他娘還恥辱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李扒皮有塊墳塋地，這地上長着高大的楊樹林，地下埋着李扒皮的祖墳。就在墳塋地的前面，有一塊一天多大的地，這地很肥沃，是一個外來戶李發的。李扒皮早就有意把這地弄到手，藉口是：這塊地正堵着李扒皮祖墳的大門，阻擋着他家的風水。而其實是李發這地是好地，莊稼長的好，糧食打的多。李扒皮常常這樣說：『好地那能叫老邊外（外來戶）種，好財那能叫老邊外發？』

7
這天李扒皮躺在炕上，側着身，翹着一條腿，烟槍頭對着大烟燈，使勁把燒着的大烟泡往肚裏吸，又從鼻孔裏噴出兩道烟霧。抽足了大烟，呷上一口上等龍井茶，才閉着兩隻老鼠眼，舒貼的伸着

腿。這時他忽然又想起這樁心事，連忙派人去叫他那兩位狗腿——張爲俊和李玉田。

張爲俊今年二十五歲，父親曾當過屯長，兄弟正當着警察分所所長。他從小就不務正業，雖然上過六年學，沒有幹過一件正經事。現在的職業是賣大烟白面，揹帶的當狗腿走衙門。因爲烟癮太大，瘦的像個猴子。個子又高，穿起長袍戴上禮帽，很像城隍廟裏的白無常。

張爲俊爲人陰險毒辣，屯裏人都害怕他，當面稱他張先生，背後給他起個外號叫張秧子，還有個外號叫壞小子。屯裏凡是有和官廳衙門來往的事，都得請他辦，並且得聽他的話。要是誰不聽他的話，他便惡聲惡氣的罵道：「媽的巴子！不信君子的話，拿君子當小人，不用美（高興），早晚攤事，怕你不上供磕頭！」

李玉田是個三十多歲的人，家裏有幾天地，又租了李二爺三十多天地，他自己是一點不種地，却當起二地主，把地租出去。他除了每年吃租糧外，很大的收入還是放高利貸和份子糧。李玉田爲人奸猾，見了富人先笑後說話；見了窮人是惡眉瞪眼，虛頭八腦，口裏哼唧唧的，因此屯裏人給他起個外號叫雷公。

這二人在李扒皮面前，好比閻羅殿前的牛頭馬面。李扒皮有好多事情，都經他倆的手辦。事情辦妥了，李扒皮吃雞，他倆啃骨頭。

張秧子和雷公，先後到李扒皮家。李扒皮先讓他二人抽大烟過過癮，然後把心事說了一番。

李玉田道：「二爺想李發那塊地，說來名正言順，別說他阻擋風水，就是不阻擋風水，二爺想摸，看他老邊外的敢說個不字！」

李扒皮道：『話說的容易，你不知道那李發也有點骨頭，我曾探過他的口氣，他不願意換。我真想親自教訓他一頓，叫他知道李二爺的利害……』

張爲俊忙搶着道：『殺雞何必用牛刀？這點小事，我去跑一趟，沒有不成的道理。』

李玉田道：『張老弟說的對，還是讓他跑一趟，老邊外的要再不肯換，再想法整他！』

張爲俊走到李發家，恰巧李發和他的老妻王氏兒子三禿，都下地剗地，家裏只剩下兒媳姑高氏，正站在炕沿下，拿剪子在剪破爛布，張秧子兒子高氏問道：

『小嫂子，你爹上那去了？』

『剗地去了！』高氏答。

張秧子四下一望，又問：『你媽和大兄弟三禿呢？』

『都下地去了。』高氏照舊在做她的活。

張秧子原不是個正派人，見高氏獨自一人在這裏。又見高氏正當青春，長的還俊秀，不由心裏一動，便靠近高氏調戲的說：

『小嫂子，一個人不悶嗎？大兄弟今年才十五歲，啥事不懂……』

『張先生有事，等俺爹回來再來說。』高氏見張秧子不存好心，便截住他的話。

『你爹不在，我也可以玩玩，怕啥？』

『張先生是個讀書人，說話正經些！』

『噯！這有什麼不正經，那個讀書人不逢場作戲？』張秧子越來越胆大，說着說着，一隻爪子伸

到高氏胸前。

高氏雖不懂啥叫逢場作戲，却看見一隻乾黃的爪子，伸到胸前來。她順手把剪破布的剪子，對那隻伸過來的爪子一敲，那隻爪子意外地遭到打擊，疼的急忙縮回去。

高氏滿臉發燒，兩頰羞的通紅，正在進退兩難。忽然聽見院子門響，抬起頭由窗戶望去，見李發扛着鋤頭進來，便說：『俺爹來了，有事找他說吧！』自己像得救似的，跑到裏屋去。

李發進屋，用袖子擦擦臉上的汗和灰。見張秧子狼狽的站在門口，心想：『惡鬼上門，沒有好事。』忙問：『張先生幾時來的？請坐，抽袋烟。』

張爲俊見了李發，馬上又恢復了原樣，拿出架子說：『剛來剛來；不客氣不客氣。』

兩個人嘮了一會閒嗑以後，張秧子便直截了當的提出來說道：『李二爺有點小事，要我來和你商量：就是他家墳塋前那塊地，風水先生說這塊地堵住李家的大門，切斷李家的龍脈；要是李家不得到這塊地，三年內，一定有場大災禍。二爺的意思，想拿塊旁的地和你換。』

李發道：『二爺也曾對我說過，就是那地上也有俺家的祖墳，再說地是祖先開下來的，下輩人不便隨便換掉。』

李發尋思這地是祖先流血流汗開下來的，那能隨便換，這地上還埋着祖先的墳，什麼風水？還不是藉口。於是決意不換。張爲俊見李發說啥也不換，便擺出他秧子的臉孔威脅道：

『二爺爲人你不是不知道，凡事總得讓三分，惹起二爺可不是好玩的！』

李發道：『俺也不佔二爺的光，也不願吃虧。』

張秧子忙道：「二爺的地也不壞呀！怎能說吃虧，要不是你擋了人家的風水，二爺也不會給你換。」

李發心裏明白：李扒皮明明是想拿薄地換他的好地；他這地不光好，離家也近。李扒皮想換給他的那塊地，離家四五里路遠，又是塊窪地，一下雨就積水，於是他就堅決不換。

張秧子沒法，只得洩氣跑回去，臨走時放了一個響屁：「李老七呵！給姓張的丟臉不要緊，給李二爺過不去可得當心！得罪了山神（老虎）可拉不起小豬呀！」

張秧子邊走邊生氣，想到這樁白報奮勇的任務沒完成，實在懊惱。又摸摸手上被剪子打的地方，還是熱疼熱疼的，更是火上加油。他下了狠心的想：「李老七呀！不聽君子人言，够你瞧的！媽的巴子，往後可別後悔呵！」

見了李二爺，張爲俊便加油加醋的說：「李發不換倒也罷，不該說二爺沒有好心眼，想霸他的好地，還說了好些不入耳的話。叫人聽都聽不下去。」

李扒皮氣的瞪眼追問：「他還說啥話。」

張爲俊道：「二爺先別火，我說他那塊地擋住二爺的風水，三年內二爺要有災禍，他說：李萬春不做好事，有災禍是活該，于他李發啥事。你說氣人不氣人？」

李扒皮氣的跳起來，他咬牙的罵道：「他媽的巴子！他媽的什麼王八蛋！他媽的臭辰呵！李萬春整不掉你這個老邊外的，就不姓李！將來叫他媽的老邊外，死了也不能埋在這塊地上！」

李扒皮懷恨在心，便道：「爲俊，先抽一口烟，想個法子整他一下。」

張僞俊躺在烟燈下吞雲吐霧，一邊想出一條妙計，抽完大烟呷了一口熱茶之後，便把計策告訴李扒皮，李扒皮邊聽邊點頭，聽完後得意的拍着大腿喊好：

『好！好！好！真有一手，怪不得人家喊你張秧子！』

四 圈 套

李發是個烟酒不染的莊稼漢，靠着祖先留下的七天地，靠自己一雙勤勞的手，他養活一家四口人，日子過的也不算壞。

李發這年四十九歲，老妻王氏四十八。王氏的娘家也很窮苦。王氏從小就勞動，長大了特別勤勞。她除了燒水做飯洗洗補補以外，常常幫助李發做莊稼活。嫁給李發這二十多年間，替李發生下一女一男，女的名叫李桂珍，十八歲就出門，婆家在槐子窩，丈夫名叫盧錫九，是個窮苦又吝嗇的小氣鬼。男的小名三禿，這年十五歲，十二歲上了一年學，起個學名叫李文鳳；十四歲那年，父親給他討了一房親事，他屋裏的姓高，沒有名字，比他大三歲。

這些日子李發常常長吁短嘆，老是發愁。現在正是莊稼長的時候，老天爺偏偏和莊戶人開玩笑，一個多月不下雨。更使他愁的是：張秧子走時那句話：『得罪了山神，拉不起小豬。』他也知道李扒皮比山神利害。換地吧？太吃虧。不換吧？怕李扒皮找岔子。他又想到五年前，那時他家有匹大青

馬，有一頭黑驃子。那匹大青馬正是七歲口，又大又結實。叫李扒皮看中了，硬要和他換，李發不肯換。李扒皮找了個拉轎頭的，三番五次來偷那匹大青馬。李發知道留不住，便忍痛的換給李扒皮。當他從李家大院牽出換來的那匹又瞎又瘦的老馬回來時，他像小孩似的哭起來就。後來就連這匹老馬，也叫拉轎頭的拉走。想到這裏，李發心裏不禁打個哆嗦。

這天王氏見男人愁眉哭臉，知道是爲着換地的事，便自言自語的嘆氣道：『還不是馬善被人騎，人善被人欺呵！』說完嗽了男人一眼，見李發仍不喘氣，便道：『三禿他爹，老是皺着眉頭也不是辦法呵！』

李發憤憤的答：『有啥辦法，除非把好好地給人家。』

王氏道：『不會請個人求求李二爺嗎？』

李發道：『求貓不吃耗子，求狗不吃屎，有啥用？』話沒說完，聽見來人的脚步声，李發抬頭一看，只見張爲俊和自己的侄兒李文臣走進來。

李文臣是李發哥哥的兒子，年輕時他爹就和李發分家。現在和李發住在一個院子，這院裏的五間堂屋，兩家各佔兩間半，另外李發分了三間西屋，李文臣分得三間東屋。李文臣的父親死後，留下八天地，都叫李文臣抽大烟抽掉。家裏老婆和一個女孩，就靠他賣手藝度活，逢着紅白喜事，到各屯給人家做菜辦酒席。

不到兩袋烟工夫，張爲俊從李文臣那邊上李發這屋裏來，李發老兩口子急忙讓坐。兩口子心裏有事，臉上也顯的很不安。

張爲俊看出老兩口的心事，故意道：『老七爺子，愁啥？哦！是愁老天不雨，唉！老天爺真是有

意和莊戶人爲難，六月天沒點雨水，高粱長的沒半人高。」

李發忙附和道：「咱莊戶人就靠天吃飯，地上不打糧食，冬天喝西北風啊！」

嘮了一會，李發轉彎抹角的問到李二爺是不是生他的氣，要張先生在二爺面前說句好話。張爲俊道：「二爺是寬洪大量的人，就是有點生氣，也不會計較這些小事。二爺說：不換就算了，風水先生的話可信不可信。」

王氏道：「二爺真是好人，老天爺保佑他長生不老。」

李發也道：「二爺真是不計較，我李發一家人，這輩子忘不了二爺的大恩。」

話又談到李扒皮的生日上，張爲俊說：過三天就是二爺的生日，二爺要請李文臣去辦酒席請客。又說二爺近來缺少人手，託他找個小伙子幫他做些輕快的雜活。談到這些，張爲俊很正經的向李發說：「我看你家的三禿也不小了，放在家裏，管的一瓶子不滿半瓶子逛蕩，管好也不過管出個八九要（不成器）的，管不好不知成個什麼樣？依我看，不如送到二爺家去管教管教。一來三禿可以學點成家立業的本領，二來可以討二爺的喜歡，二爺再不會怪你，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

李發尋思：張爲俊這番話說的有理，眼看今年收成不好，家裏可以省一個人吃飯。六七天地莊稼，他老兩口和一頭驢子也侍弄的過來。明知李家是湯鍋，一個小孩又不要他的工錢，想二爺不會怎樣他，於是答應了。

李發領着三禿上李扒皮家，說好在李扒皮家做一年活，只管吃不管穿，又不要工錢，要李二爺管教嚴些，該打就打兩下。